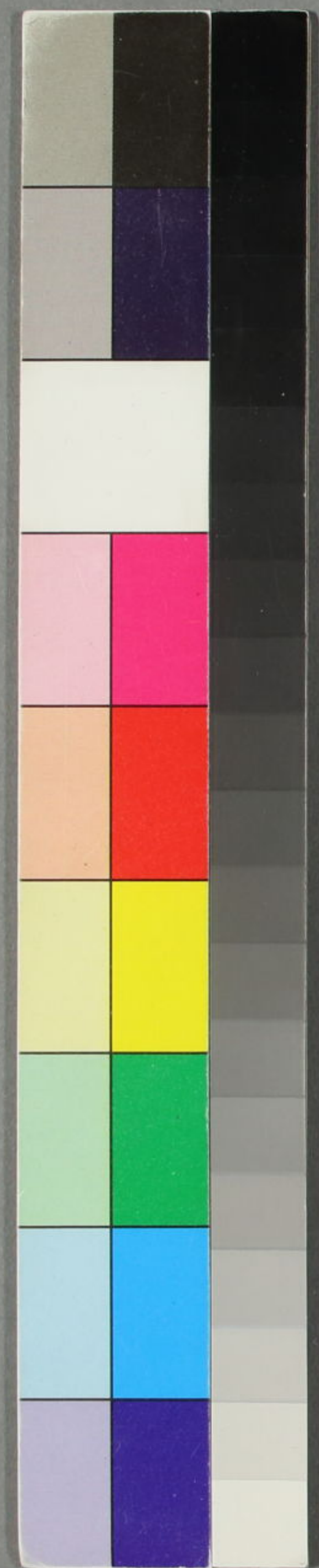


纂評精註唐宋八家文讀本 第四冊





評纂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六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同 高塘梅亭 增評
 韓 愈退之著
 日本 石川鴻齋 校註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蔣註孝寬名叔裕以字行仕周為大司空
 孝寬子津津子現現子幼平幼平子抱貞
 貞元四年七月以張鳳獻為邠寧節度使獻甫表丹佐其府

公諱丹字某姓韋氏六世祖孝寬仕周陳高祖元年周公覺稱天王是為北周孝愍帝覺之庶兄公淵源有自有功以公開號於鄖鄖公之子孫立是為世宗明帝世為大官惟公之父政卒雜縣丞贈虢州刺史公既孤以甥孫其學從太師魯公真卿真卿自入紫閣山事從父熊通第選授陝州遠安令以讓其庶兄真卿太師學五經登科歷校書郎咸陽尉佐別寧軍自監察御史為殿

鳳文館藏

新羅并韓苗裔也。居漢樂浪地。橫千里。縱三千。里。東南日本。西百濟。南瀕海。北高麗。國君敬信死。立其嫡孫俊邑。

俊邑死。子重興立。

蔣注。八月。西川節度使韋皋卒。

中侍御史徵拜太子舍人。益有名。遷起居郎。吳少誠襲許州。拜河陽行軍司馬。未行。少誠死。改駕部員外郎。新羅國君死。公以司封主爵秩郎中兼御史周禮。春官。宗伯之屬。有御史。掌贊書。秦漢以來。始斜中丞。紫衣金魚帶也。往弔。立其嗣。故事。使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負。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覲官。私面公將行。曰。吾天子使。使海外國。不足於資。宜上請。安有賣官。以受錢耶。即具疏。所以。上以為賢。命有司與其費。至鄆州。會新羅告所當立君死。還拜容州刺史。容管經略唐太宗邊州別置。經畧。招討使。兵罷則省。云。始城容州。周十三里。置屯田二十四所。化大行。詔加太中大夫。秦官也。掌議論。順宗嗣位。拜河南少尹。行未至。拜鄭滑行軍司馬。始至襄陽。詔拜諫議大夫。

度支副使劉闢自為留後。九月。徵闢為給侍中。不受。詔議者欲釋不問。丹上疏。以為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指臂而使者。唯兩京耳。此外誰不為叛。上善其言。以丹為東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代李康。取財於山。編財作材。

唐屬中書。開元後。歸門下。既至。日言事。不阿權臣。蹇然蹇。直也。有直名。遂號為才臣。劉闢反。圍梓州。詔以公為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公行至漢中。上疏言。梓州在圍間。守方盡力。不可易將。徵還。入議蜀事。劉闢去梓州。因以梓州讓高崇文。拜晉慈隰等州觀察防禦使。自扶風縣男。郡男。周官。伯子男。稱。進封武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將行。上言。臣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為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便上以為忠。一歲。拜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以晉慈隰屬河東。公既至。則計口受俸錢。委其餘於官。罷八州無事之食者。以聚其財。始教人為瓦屋。取財於山。召陶工。教人陶聚材。瓦於塲。度其費。以為估。不取贏利。凡取材。瓦於

西仲云重屋即瓦屋之內大約瓦屋三間有重屋一間
又云商歸市軍歸營不使雜處于瓦屋重屋之內又分別其為南為此如此
又云于所置營屋分而為兩南北相向其中為街自東至西

官業定而受其償從令者免其賦之半逃未復者官與為之貧不能者畀之財載食與漿親往勸之為瓦屋萬三千七百為重屋屋上架四千七百民無火憂暑濕則乘其高別命置南北市營諸軍歲旱種不入土募人就功厚與之直而給其食業成人不病飢為長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人去滌滌除污氣益蘇復作南昌縣徙廐於高地因其廢倉大屋馬以不連死明年築隄捍江長十二里疏為斗門洩水以走潦水公去位之明年江水平隄老幼泣而思曰無此隄吾屍其流入海矣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萬有二千頃身後然須叙入於此凡為民去害興利若嗜慾居三年於江西八州無遺便其大如是其細可略也卒有違令當死者公不果

計百七里之長濞散也軍得除其蒸濕之害與上文不病饑皆稱入者對馬而言也
又云公之賢公之忠上既知之有素此番一卒上書何至遽令罷官受理乎幹旋數語存國體以慰臣心妙又云已上補叙平日之為人見其不為不法之

於誅杖而遣之去上書告公所為不法若干條朝廷方勇於治且以為公名才能臣治功聞天下不辨則受垢詔罷官留江西待辨使未至月餘公以疾薨使至辨凡卒所告事若干條皆無絲毫實詔答卒百流嶺南公能益明春秋五十八薨於元和五年八月六日公好施與家無贖財財餘也自校書郎藏書之室文士離校於中後以郎居至為觀察使其任謂之校書郎魏始命以為官擁吏卒前走七州刺史與賓客處如布衣時自持甲一不易娶清河崔氏故支江令諷之女某官某之孫有子曰寅年十五明經及第嗣其家業後夫人蘭陵蕭氏中書令華之孫殿中侍御史恒之女皆先公終有女一人凡公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明年七月壬寅後葬萬年縣少陵原

事且無開罪于人之處。萬有二千集或無有字。西仲云韋封武陽郡公。又云以此文或立碑或納墳無所不可正見其直而不華無諛詞也。

確士云以有罪之卒上許觀察使遂至去官質審且是非既白不聞復職時必

將葬其從事東平呂宗禮與其子寘謀曰我公宜得直而不華者銘傳於後固不朽矣寘來請銘銘曰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以官讓兄自待不疑勤於紫閣取益以早可謂有源卒用無疵慊慊不足或作謙謙為人矯矯

貌強為官爰及江西功德具完名聲之下獨處為難辨而益明仇者所歎碑於墓前維昭美故納銘墓中以識公墓

此白樂天所謂韋丹之碑無媿辭者也碑係杜牧所作新唐書循吏傳取杜碑及此誌為本篇中叙教人為瓦

屋至築隄扞江灌陂塘一切興利除害諸政綱舉目張條分縷晰真可謂才能臣謂忠臣矣沒後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有以也夫

有大臣從而主持者前不明言而於銘詞中發之用意微而顯矣楚釋云韋丹新史列之循吏傳皆取公墓誌及杜牧所作遺愛碑為之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姓出自唐叔虞之後曲沃桓叔之子萬食邑於韓因以為氏秦滅韓以其地為潁川郡陽夏

隋改為太康以國氏將注氏上或有為字以為鉅人粹以作之無鉅人二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為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為人魁偉也沈塞寡言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校眾推以為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

晉宋之世始有神道碑地埋家言以東南為神道故以名碑爾按後漢中山簡王薨詔大為脩塚塋開神道注云墓前開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南史陳英按霍光傳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南史陳暄傳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故酒徒陳君之神道云云

韓姓出自唐叔

虞之後曲沃桓

叔之子萬食邑

於韓因以為氏

秦滅韓以其地

為潁川郡陽夏

隋改為太康

以國氏將注氏

上或有為字

以為鉅人粹以

作之無鉅人二

韓姓出自唐叔

虞之後曲沃桓

叔之子萬食邑

於韓因以為氏

秦滅韓以其地

為潁川郡陽夏

隋改為太康

以國氏將注氏

上或有為字

以為鉅人粹以

作之無鉅人二

韓姓出自唐叔

虞之後曲沃桓

叔之子萬食邑

於韓因以為氏

秦滅韓以其地

為潁川郡陽夏

隋改為太康

以國氏將注氏

上或有為字

以為鉅人粹以

作之無鉅人二

韓姓出自唐叔

虞之後曲沃桓

叔之子萬食邑

於韓因以為氏

秦滅韓以其地

為潁川郡陽夏

隋改為太康

以國氏將注氏

上或有為字

以為鉅人粹以

作之無鉅人二

韓姓出自唐叔

虞之後曲沃桓

叔之子萬食邑

於韓因以為氏

秦滅韓以其地

為潁川郡陽夏

隋改為太康

以國氏將注氏

上或有為字

以為鉅人粹以

作之無鉅人二

韓姓出自唐叔

虞之後曲沃桓

叔之子萬食邑

於韓因以為氏

秦滅韓以其地

為潁川郡陽夏

隋改為太康

以國氏將注氏

上或有為字

以為鉅人粹以

作之無鉅人二

韓姓出自唐叔

虞之後曲沃桓

叔之子萬食邑

於韓因以為氏

秦滅韓以其地

為潁川郡陽夏

隋改為太康

以國氏將注氏

上或有為字

以為鉅人粹以

作之無鉅人二

韓姓出自唐叔

虞之後曲沃桓

叔之子萬食邑

於韓因以為氏

秦滅韓以其地

為潁川郡陽夏

隋改為太康

以國氏將注氏

上或有為字

以為鉅人粹以

作之無鉅人二

韓姓出自唐叔

虞之後曲沃桓

叔之子萬食邑

於韓因以為氏

秦滅韓以其地

為潁川郡陽夏

隋改為太康

以國氏將注氏

上或有為字

以為鉅人粹以

作之無鉅人二

韓姓出自唐叔

虞之後曲沃桓

叔之子萬食邑

於韓因以為氏

秦滅韓以其地

為潁川郡陽夏

隋改為太康

以國氏將注氏

上或有為字

以為鉅人粹以

作之無鉅人二

字。西仲云玄佐即劉洽子興元元年更名。又云建中二年更汴宋軍名曰宣武。歎奇之粹無歎字。蔣註貞元八年二月玄佐卒四月以其子寧代為使九年十二月軍亂逐士寧以副使李萬榮為使弘出為

軍助危者。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為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德宗為宣武軍帥。有汴宋毫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侶侶直也。剛自將。不縱為子弟華靡。邀故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為不及。司徒卒。去為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為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

宋州南城將。兵與地。粹宗地。有眾果大悅。便之六宗。蔣註。弘事逸淮為都知兵馬使。逸淮死。汴軍懷玄佐之惠。請為弘留後。環監軍。請表其軍朝廷許之。嚇滑帥蔣注師。疑當作師。鹿門云書弘為節度使。磊落大節。九七事而入。

以為然。遂自大理評事。大理古官也。秦為廷尉。漢更名大理。宜帝置廷尉左右評。隋始曰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為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當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陷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憐。淮南子兵畧訓。聖人苗憐。拔也。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揃。同刈。不足令震駭。拔去苗意。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揃。同刈。不足令震駭。駭命劉鈞。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為功。并斬之。以狗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讎。呶呶號於城郭者。李師道道一作古作言起事。屯兵於曹。以嚇滑帥。嚇帥也。恐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

朝一節尤唐藩鎮所罕有者故公特詳次之
 蔣註元和七年十月以田弘正為魏博節度使又云元和元年閏六月東平帥李師古卒其弟師道代之
 知奉詔粹知上有正字
 蔣註元和十年九月以弘充淮西行營都統使又云元和十二

而為盜耶有以相待無為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除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此兵來不除道也不為應師古詐窮變索也盡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鞋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過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公

年十一月錄平淮西功加弘檢校司徒兼侍中封許國公罷都統公武檢校左散騎常侍充節度使
 確士云此表其大節前代帥不由天子命故須以此滿刷之
 蔣註弘三上章堅辭戎務願留京師奉朝請八月守司徒兼中書令

為侍中而以公武為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臣為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紈綺纈纈素也綺文縵也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恆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積在野也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體大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為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

又云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即位以弘攝冢案又云六月以本官為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觀察等使又云長慶三年請罷戎鎮三表從之十月依前守司徒兼中書令賜布粟粹賜下有之字公居間粹間上有其字

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為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附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為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為已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間染我以謀為飛語釣出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破壞機事所主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為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

既不可得粹既作卒蔣註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以公武為渭北鄜坊節度使十四年十月以母憂去官十五年正月以弘弟充代公武鎮渭北確士云昌黎銘詞每於碑志外別出一意此獨括其平生江河邊池曰壩

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漢名執金吾取執金華與非常也唐改左右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徙中書令治蒲於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古官也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為比公之為治嚴不為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所在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交人正禮法如有人崖岸不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在貞元世汴兵五獠狂犬也謂猖獗將得其人眾乃一愒愒同詩尚渴焉其人為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憲宗命正我宇公為臣宗處得其所河流兩壩盜連為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為帝

前漢書坐侵廟
 塲為宮
 西仲云用兵三
 年蔡大窘如無
 入者
 賚如何如何誤
 倒
 西仲云朝京師
 而多須獻
 鴻大大其後福
 鹿門云此篇大
 畧類傳而中多
 險棘句
 楚釋云序事極
 其體裁故雖煩

督姦察其嘖呻與其睨眴嘖呻同感眉也左顧失
 視右顧而跼也不自安貌蔡先鄆鉏也三年而墟槁乾
 四呼終莫敢濡常山軍成德幽都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
 不遁許公預焉其賚如何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
 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
 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穆之宅憂公讓太
 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入
 莫敢扳攀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擊吳少誠走外寇也誅劉鏐靖內亂也距李師道不助
 逆也衛田弘正能助順也討吳元濟同除叛也朝京師
 盡臣職也逐段叙次自成章法而以為治之嚴整用刑

而畧無痕瑕史
 筆也

之帖服收住通篇倍覺結束有力

蔣註孔子之後
 三十五世曰務
 本務本子如珪
 如珪子岑父岑
 父五子載載戰
 戰戰
 又云長慶三年
 戮累表請老詔
 戮以禮部尚書
 致仕優詔褒美
 如漢徵士故事
 漢書龔勝郝漢

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戮字君嚴事唐為尚書左丞
 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為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
 不敢煩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
 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
 進退郎官唯相之為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
 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
 東阡在北陌北南樂北曰陌二說不同朱子後說為正南可杖屨

纂言八卷
 八卷
 八卷

俱乞骸骨答詔
古者有司年至
則致事今大夫
年至矣
楚稱云以前愈
自叙與孔左丞
交遊之累以後
次第孔左丞歷
官行事
又云魏建中年
中第進士鄭滑
盧群辟為判官
群卒攝總留務
監軍楊志謙雅
自肆眾皆恐魏
邀志謙至府與

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
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嘆曰公於是乎賢遠
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幾同在南省數與相見幾為人
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
國忘家用意至到如幾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
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
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
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
大夫事有害於政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
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權知尚書右
丞明年拜右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海蟲一名蟹也

對榻卧起示不
疑志謙嚴憚不
敢動
加皇太子編皇
作拜
楚稱云條次
政事極密而少
適逸
楚稱云言小兒
者蓋以田獵應
奉者謂之五坊
小兒事見順宗
實錄會要亦有
小使之名疑即
此輩也
步水岸渡處礙

海夫人生東南海中蛤蚌蚌外有殼狀如海蛤圓而厚可食
蚌長者一小蛤也
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逋夫積功歲為四十三萬六
千人奏疏罷之下邽令笞外按小兒唐會要每歲冬以鷹
外按使領徒數百恃恩恣橫郡邑俱犬出近畿習狩謂之
擾皆厚禮迎犒百姓畏之如寇盜繫御史獄公上疏理
之詔釋下邽令而以華州刺史為大理卿十二年自國子
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
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疋同疋破之稅始至
有閱貨之燕犀珠犀角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絕海之
商有死於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
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
之無算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為貨其荒阻

鍾舟石

處父子相縛為奴。公一禁之。有隨公吏得無名兒出處不明者。或叛黨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為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容桂二管利其擄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為類向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為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歛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翫然。祠部魏代於尚書置祠部費。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為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留心。

確士云處苗夷之計只宜示以威撫以恩使之為中國藩衛足矣後代生事邊疆皆喜立功者致之也此段文字當國者最宜留心

蔣註元和十四年十月安南軍亂殺都護李象古

又云長慶元年正月戡自湖南觀察又為少府監

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為詩美之。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在南海無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為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秘書省著作佐郎。漢使碩學入直東觀撰述。國史謂之著作。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周世設四學魏於皇居四門設校唐合於大學而遵孺遵憲溫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用其名。路隨。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戡戡。公於次為第二。公之薨。戡自湖南入為少府監。秦官名漢曰太府為監自隋始也秦掌山海池澤之。稅其屬官有尚。其年八月甲申。戡與公子。葬公於河南河

鳳文館藏

楚揮云卅依字
當作并蘇合切

鹿門云語多跌宕

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孔世卅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尚類也。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於文。

大概略叙。而獨詳嶺南諸政。乃見輕重。不似後代文字。縷述生平。刺刺不休也。中間處黃家賊一段。描寫生事邀功之心。腑肝如揭。此尤通體着力處。○昌黎潮州還。有上黃家賊事宜狀。議與孔公同。故於草志時極表之。

楚揮云張徹為
范陽府監察御史
其帥張弘靖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周禮春官宗伯

也誌不出弘靖
姓名若有所諱
焉耳徹死于亂
具載之史其言
多出公誌
確士云先佐宣
武軍節度使張
弘靖及李師道
平弘靖移幽州
徹為判官
陳齊之云常疑
牛僧儒之為人
觀此則知韓公
亦不喜其人矣
母侮辱輾感我
事蔣註母或作

之屬有御史掌贊書秦漢以來始糾察風憲又曰初以御史
史監理諸郡謂之監察御史隋開皇三年始置監察御史
長慶元年穆宗今牛宰相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
選詔即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
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
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
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
史長者母侮辱輾感迫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
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
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
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
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與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

無事下或有無罪二字

今日李師道諸

本今作昨

洪興祖云新史

書徵事大抵出

公此誌其所書

罵賊語凡削六

字改一字筆削

固史氏事然而

改餒為飽則不

若公語且有來

處此前漢陳餘

所謂以肉餒虎

也

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今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
 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鴟鴞鴟鴞也汝何敢反汝
 何敢反行且罵眾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虞也書大禹
 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眾皆曰義士義士或收
 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
 請於其帥馬僕射總為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
 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
 給船舉與同或曰兩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
 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
 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聞即自視衣褥厚
 薄節時其飲食而七箸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

蔣註空青山出

銅處銅精薰則

生空青腹中空

如楊梅者勝

楚樺云豐於弟

而儉於妻子吾

願得其人以爲

兄可嘆可念

確士云上下隔

句各自爲韻上

庚韻下物月至

肩通韻也

英云李云明闇

之咀呵也呵也

責也呵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本草空青生益州山谷及越嵩
 醫雜錄雄黃生武都山諸奇怪物劑錢藥劑之至數十萬
 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祖某
 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
 之女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
 孝順祇修羣女效其所爲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徹也世一作人慕顧以行子揭揭也高舉噎咽也
 也暗失聲以爲生子獨割自裁也爲彼不清作玉雪也與字
 割字下引此語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
 玉雪作冰雪同伸
 猛厲也同呵自申於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石也不肖者

倒明閻當獨
明字為韻。咀
音咀呵也

中一段凜凜有生氣何減太史公銘詞古奧亦韓公獨
創此格。

楚輝云寫得凜凜觀其得士卒心而不肯從亂出門罵賊一節雖千載之下鬚眉猶張至銘辭尤奇怪
又云詩隔句用韻先儒所未知觀公此銘則既識之矣但明閻二字乙之則韻自叶而義亦勝或云閻
當讀如諒閻之閻恐韻終不叶而義亦不通也

蔣註劉公喜話

施先生墓銘

云子嘗與柳八

貞元德宗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可卒。

韓十八詣施士

其察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為之辭曰先生明

巧聽毛詩說云

毛鄭詩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為三百五篇絃歌之以

云士巧又撰春

所獻王博士小序子夏通春秋杜元凱序曰春秋魯史記

秋傳未甚傳後

文宗喜經術宰

相李石因言士

見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而名也吾左氏傳善講說朝之

巧春秋可讀文

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

宗曰朕見之矣

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遊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

穿鑿之學徒為

太學帖帖安定此意坐諸生下恐不得卒聞先生死二經生喪

異同者但學者

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

如浚井得美水

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也贈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

而已何必勞苦

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為太學助教由助教為博

旁求然後為得

士太學蔣註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

耶

凡十九年不離太學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媯豪州定

不得卒聞集或

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

宗卒字在得上

曰友諒太廟齋郎事物紀原魏始有太常齋系曰繫也相

釋在不上

先生之祖氏見左氏自施父其有憂乎杜註父魯大夫其後施

世

楚輝云上文已

云在太學者十

九年則此八字

誠為重複然欲

先生之祖氏見左氏自施父其有憂乎杜註父魯大夫其後施

墓唐宋大家文精註

卷六

十三

鳳文館藏

孟家事又云樊宗師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已確士云端序則三句成句言幼即端倫序之則也見長句見識日長而愈騰騫然能自斂抑如下所云涵而揉之也或云劇利傷也鉢長針也指指也抹撥掃滅也漢谷永傳末殺災異

可畏而親及其為詩劇目鉢心劇傷也鉢針也刃迎縷解至所不通猶鉤章棘句讀奇崛難心招擢招爪刺也又爪按曰而與世抹塗抹也撮撮取也人皆劫劫猶汲汲我獨有餘以後時聞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為溧陽尉迎待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為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為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於閬音文同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鄆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

西仲云擠推出也既棄無復取之理將註溧陽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繫下有積水郊間往坐水傍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孟簡字幾道東野以貧出仁而中立不倚卒至於無所施與止用昌其詩銘

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言中允外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易名作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為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於戲貞曜維執不倚倚倚也謂不偏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訾與貲同漢書顏師古注無事業故叙其行之貞與詩之可傳而東野已傳矣句削字鍊此公極用意文○倚倚同維執不倚言所守之正也維出不訾言不可訾議其才也維卒不施言在下

意如是而已
鹿門云孟東野
是昌黎生平極

位不能有功於人也既已不訾不施則維昌其詩而已
東野詩無一字猶人公之銘恰與相配

厚交而其誌銘處亦不妄許一字只叙交誼之情楚釋云孟詩寒澁窮僻琢削不暇真苦吟而成觀
故退之誌中特論之劇目鉢心刃迎縛解云云雖其務去陳言固自本色然往往踈逕亦如其詩

蔣注云樊宗師
字紹述河中人
其元和九年尚
為前太子舍人
未使南方也見
公與鄭相公書
元和十二年因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
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
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
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

在京師未出刺
絳州也見示郊
詩及薦狀自絳
還朝當在長慶
初年序不載其
卒之年月或法
不必載邪
梅亭云前半專
贊其文
又云從半約畧
雜叙
西仲云上面不
指實南方州郡
此處不直言其
師姓名恐犯時
忌也

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已不襲蹈前人一言一
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蓄積貨財萬
物必具海合地負在海中者盡含之放恣橫從無所統紀
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自合正泥文法而嗚呼紹述於
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
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
不意宗甫滿嘗以金部郎中周官職金掌錫石丹青之令則金
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縣州刺史一年
徵拜左司郎中事物紀原隋煬帝即位尚書都司初置左
司又出刺絳州絳州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為諫議
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

又云不叙妻子姓名及卒葬年月處所乃誌銘中別一格也。蔣註開元中詠舉章澤科建中元年澤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元和三年四月宗師舉軍謀宏遠堪任將軍科。何孟春云退之文從字順各識職即陸機文賦選義按部考辭

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律大得也在眾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剽竊古後皆指前公人辭句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惟許無乃太過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後人有欲求之由紹述高躅也韓公於文無傾倒至斯者又所載卷帙如許之多而所傳樊紹述文惟絳守居園池記一篇又極僻澁王晟劉忱各為句讀未必有當與所云文從字順者不合豈今

就班之說也

李性學云誌樊宗師墓謂其不踏襲前人一言

一語蓋與鑿鑿

乎惟陳言之務去曷曷乎其難哉意適相似所以深喜之然謂文從字順各識職則宗師之文不從字不順者多矣亦微有不滿意鹿門云昌黎文多奇崛亦多生割處楚禪云不踏襲前人一言一句此退之沾沾自喜故為紹述深許如此梅亭云詞必已出文從字順相須而成庶幾無流弊又云貞曜先生墓誌銘云劇目鉢心及迎縷解鈎章棘句指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數語論詩論文皆可謂工于形容矣

所傳者祇傳其僻澁而文從字順者俱亡失邪不然以韓公之修辭立誠不應反言之以誤來學也誌銘字必生新字必獨造可云陳言務去

梅亭云首段叙其先世之賢以見柳氏淵源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後魏為拓跋氏侍中封濟陰侯

西仲云首舉最顯者
楚辭云一篇只論子厚文章之妙其生平不能持身處則深為痛惜之語以出之開闔步驟全學史記昔人評之謂即使似子厚恐未盡然
梅亭云次段叙其文之重以為子厚出脫
諸公要人山谷詩注要作貴

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高宗時拒立武昭儀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備云子厚有先友記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名高貌嶄然見頭角女未冠笄結髮為飾曰總角總角曰頭角也嶄然志高峻自頭角時見也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儁後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踔卓也議論疾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王叔文順宗為太子時王叔文娛侍因言某

梅亭云三段叙貶黜後事績即伏文章傳後之根
西仲云坐貶者非子厚一人故用二例字
二田云誌以矜其文章惜其黜廢兩意為關且確士云名重亦是一累苟非壁立千仞罕有不入黨援者士君子遇此等處須立脚跟

可相其可將幸異日用之柳宗元劉禹錫等為死交例出太子即位僅八月憲宗即位叔文賜死其黨皆遠貶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在永州汎無政事故但叙自縱也濫與遊覽山水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頓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子本利也相侷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悉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

悉以子厚集或
悉作皆

西仲云實舉其

政之及人者

又云柳州政績

止此

梅亭云以上叙

事以下議論

又云四段摘舉

一事稱其交友

誼

又云感慨歎戲

淋漓盡致為贊

子厚耶為傷世

人耶為無字援

子厚耶文瀾風

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非他邦之可居地而夢

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

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

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

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許

和胸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肺五語相示指天日涕

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

比及眼若不相識落陷窞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

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

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

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

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州邊土材不為世用道

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州

史時亦自不斤斤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

厚斤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

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

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

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

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

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

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節操氣槩重然諾與子厚結

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

發千古絕調

李廷機云按司

馬遷耳餘贊云

張耳陳餘始居

約時相然信以

死豈顧問哉及

據國爭權卒相

滅亡何鄉者相

慕用之誠後相

倍之戾也豈非

以利哉予謂利

之一字深中叔

世膏盲退之謂

臨小利害比反

目若不相識正

與史遷意合

與史遷意合

梅亭云五段層疊曲折轉藉屢遭黜廢無人救

援歸納文章之必傳反為不幸中深幸也關目一線矯如生龍確士云感慨歎歎得伯夷列傳屈原傳之神必謂當日子厚交遊中實有此事亦刻舟求劍之說也

又云顧藉處成句安溪相公曾辨之公又嘗上鄭相公啓云無一分顧藉心可以為證

○勇於為人下不隱所短其長乃見近人文字語語贊揚俱成通套矣梅亭云末段叙空葬帶表裴盧之賢亦深著子厚之窮也又云裴盧二君各為盡力是從子厚密寫友誼寫來正與前無相知有勢力相應並與世俗反眼若不相識及照非徒牽連書法又云交友文章二事是子厚平生

母兄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子厚之失足於叔文躁進則有之阿黨則非也昌黎不沒其事感慨惋惜在隱躍間先表其好學次許其政績次述其交誼而歸結於文章之必傳噫鬱蒼涼墓誌中千秋絕調

最出色處至入黨黜乃一生取累文即附麗二事內寫之語極微婉而亦不沒其實蓋古義也感慨淋漓文章絕調鹿門云昌黎稱許子厚處尺寸斤兩不放一步同人云昌黎墓誌第一亦古今墓誌第一以韓誌柳如太史公傳李將軍為之不遺餘力矣重然諾宗重作立性謹順集或順作慎其嗣人析嗣作後

西仲云不著姓者以王孫無不知其姓也又云馬燧不書諱者以王之尊無不知其名也楚釋云意致騷快讀之令人可歌可涕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蔣本無銘字此篇無銘銘字愆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年四歲以門功數世有拜太子舍人

唐龍朔二年改為太子右司議郎咸亨元年復為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

隋大業中初置殿內中少監唐為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

貞元三年平涼之盟馬燧議預韓侂時拜北平王於馬前以殿中侍御史為判官死焉公之兄也

劉辰翁云退之墓誌

志馬少監墓似有詞賦氣
唐荆川云此歐
文黃夢升張應
之諸作之祖
梅亭云叙三世
官閑
又云叙三世交
情
又云叙三世品
概
西仲云叙其三
世與已皆有相
關之誼
確士云此一段
如圖畫中着色

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召
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
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
姆乳母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
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
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評人能守
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珥。珥也。喻。子秀麗。蘭茁其芽。
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
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
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髦。蔣本作禮。
八十九日。老。頭髮白。老。老。然也。釋名。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
七十日。老。頭髮白。老。老。然也。釋名。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
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

近人無之所以
日流於薄弱俱
成時文

世者何也

郭正域云因少
監而及其三代
弟兄無一語道
少監生平止就
交情上生感別
是一格
焦竑云品題甚
妙
梅亭云叙三世
死亡
西仲云於人世
云云自悲不能
長留在世人欲

哭少監。并哭其父祖。將三世官位。三世交情。三世死喪。
層疊傳寫。字字嗚咽。墓誌中變體也。○北平王燧子暢。
暢子繼祖。暢爲宦官。竇文場所讒。暢懼進宅。廢爲奉誠
園。白太傅。自樂詩。謂不見馬家宅。今作奉誠園。是也。暢
之後有流爲丐者。吳融遇於敷水。作詩閔之。唐之待功
臣。亦云少恩矣。昌黎作誌時。馬氏已衰。文中不便說明。
以含蓄出之。讀者須領於意言之外。○附錄吳融詩。天
地塵昏九鼎危。禹以九州之金。大貂亦以貂爲飾。曾
出武侯師。莊武一心忠赤山河見。百戰功名日月知。舊
宅已聞栽禁樹。諸孫仍見丐征岐。而今不要教人識。正

久不死云云久不死而觀人之

藉將軍死鬪時

輒死徒增悲耳欲此何益年四歲集或年作生梅亭云前領後悲盛衰榮落之感自見言外此誌銘變調也然亦可為達觀之一助玉雪可念山谷詩憲作憐西仲云墓有左誌右銘或求一人獨作或求兩人分作此則分作其誌者也殿中君本以門功授官歷俸而轉無錚錚可紀者故篇中不填一句行實但北平王有大功於國與李晟渾瑊齊名後人實難為繼孩提之時稱其家兒則後此能守其業可知此即其行實也總以其祖北平王為主其以交情感慨成文蓋緣當厄之惠刻不能忘故不禁纏綿悲惻遂別成一奇格厥後廬陵作誌銘多以為藍本遂成正調矣

蔣注云此李素也據史李素無傳於李錡傳附見焉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元和七年二月一日河南少尹李公卒年五十八斂之三月某甲子也葬河南伊闕鳴臯山下前事之月其子道

西仲云直叙年壽葬處起手

敏哭再拜授使者公行狀以幣走京師乞銘於博士韓愈曰少尹將以某月日葬宜有銘其不肖嗣道敏杖而執事不敢違次不得跣以請愈曰公行應銘法銘也子又禮葬敢不諾而銘諸公諱素字某生七歲喪其父貧不能家母夫人提以歸教育於其外氏家以明經選主統之弘農簿又尉陝之芮城李丞相泌觀察陝統以材署運使從事以課遷尉京兆鄠考之法績滿以書判唐撰人有四曰身豐偉言取言辭辯正書取措法道美出其倫選主萬年簿判取文理優長或曰判斷也決也出其倫選主萬年簿而母夫人固在食其祿母夫人卒三年改尉長安遷監察御史奏貶九卿一人改詹事丞掌事代因之遷殿中侍御史由度支負外郎通典曰漢張蒼善算以列侯之計領郡國上計者殆今度支之

又云以上總叙五任簡而能該且帶寫出身之正課最之優所以見母夫人教育之良而以固在食祿句為關鎖融成一片多

少筆力，介恃因寵藉勢也。出左傳。西仲云：不撓權貴者三，此獨加不受兩字，明此番彼此交責禍機所伏，畢生不能解，不比前兩番也。乃通篇着眼處。確士云：蘇刺史杜兼奏，錡必反，舉朝知其將反矣，忽遷於其地，欲藉手錡殺之。

任也。魏始置度支，選令萬年公主奪驛田京兆尹符縣割界之。公不與，改度支郎中使侍郎。介恃不禮其屬大夫士，擅喜怒，賞罰公獨入讓，不受。劉闢平，上以蜀賞高崇文，尚書省以崇文幕府爭鹽井，因革便不便，命公使崇文。文命幕府，惟公命從，即其日事已疏奏。侍郎外稱其能，竟坐前敢抗，已衢州饑，擇刺史侍郎曰莫如郎李某，遂刺衢州。至一月，遷蘇州。李錡前反，權將假攝命而攝將者皆錡心腹。史至，斂手無敢與敵。公至十二日，錡反，公將左右與賊戰州門，不勝，賊呼入。公端立，責以義，皆斂兵立，不逼錡命械致公軍，將斬以徇。及境，錡適敗，縛軍敗就公脫械，還走州。賊急卒不暇走，死。民抱扶迎，盡出天子使貴人官持紫

也。小人可畏如是。西仲云：權將未受朝命之攝將也。鎮海節度使李錡，選腹心姚志安等五人處蘇常湖杭睦五州，各有兵數千，伺察刺史動靜。又云：兵馬司張子良與牙將裴行立合謀執錡，裏之以帛，縊于城下，械送京師。又云：亦中使侍

衣金魚，以賜居三年。州稱治，拜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呂氏子，吳棄其妻，著道士衣冠，謝母曰：當學仙。王屋山去數月，復出，間詣公，公立之府門外。使吏卒脫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母。黜屬令二人以賊減民賦錢歲五十萬，請緩民輸。期一月，詔天下輸皆緩一月。公一斷治，不收聲。名聲事常出。名上曾祖弘泰，簡州刺史。祖乾秀，伊闕令。父燮，宣州長史。贈絳州刺史。母夫人燉煌，張氏。其舅參有大名。公之配曰彭城劉氏夫人。夫人先卒，其葬以夫人祔。夫人曾祖曰子佺，祖曰鍊，皆有大名。公之子男四人，長曰道敏，舉進士。其次曰道樞，其次曰道本，道易皆好學而文。女一人嫁蘇之海鹽尉韋潛，自簡州而下，皆葬鳴臯山下。銘曰：

即陰擠之必不使內用也

又云因以配祔

蔡又不得不叙

其先世亦用有

大名句與上文

相映民抱扶迎盡出蔣注民字以下必有脫誤

西仲云通篇以中使侍郎坐其抗已句作眼其行文練字造句古雅絕倫大約從行狀中芟煩就簡自作機軸故段落篇法無不天然入妙尤叙事之所難者粗心人讀之且不能分其句讀况探其神理乎

高其山而坎也深也其中以為公之宮亦無奈何也奈何乎公

只一不屈中使必欲陷之使崇文刺衢州猶以紛爭饑

饑困之至刺蘇州直欲借李錡之手以逞其毒小人害

正古今一轍銘詞出以冷語簡而可思碾車輪所碾迹也

楚禪云馬十二

名總字會元扶

風人退之長慶

三年冬自京兆

祭馬僕射文 名總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鮮美酒也敬祭於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惟公弘大温恭全德備

尹復為兵部侍郎又選吏部侍郎其為京兆也

有舉馬總自代

狀今祭文稱吏

部侍郎則總以

是年冬死也

又云貞元十六

年監軍使薛盈

珍誣奏南仲不

法總坐為泉州

十三年五月以

總為許州刺史

忠武軍節度陳

許澈等觀察使

故云并侯

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艱初試天生之所謂拂亂

之意為佐戎滑臺姚南仲鎮滑臺斥由尹寺閣官適彼甌

閩餽飢周易困上六辭跋躓跋前顛而不踈乃得其地於

泉於虔始執郡符遂殿交州抗節番禺去其螟蠹螟食苗

為民害喻蠻越大蘇擢亞秋官刑部侍郎朝得碩士人謂其

崇我勢始起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

宣慰公兼邦憲以副經紀十二年公兼御史大夫充淮西宣慰副使殲彼大魁

厥勲孰似丞相歸治留長蔡師茫茫黍稷昔實棘茨鳩鳴

雀乳民就不見梟鳴喻兇惟蔡及許舊為血仇命公并侯

耕借之牛束其弓矢禮讓優優始誅郟我厥墟腥臊公往

滌之茲惟樂郊詩魏風碩鼠惟東有猗狂犬惟西有虺蝮

十四年誅李師道三月以總檢校刑部尚書為鄆州刺史天平節度觀察使蔣註淮南子獬豸不自投於河獬豸狂犬也又云獬豸是也又云七月沂州軍亂殺節度使王遂長慶元年七月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成德亂殺節度使田弘正二年正月魏博節度使田布自殺三月武寧軍節度使崔群為軍中所逐十二月以總檢校

屬顛覆朋鄰我餘有幾律萃高峻貌中居斬其脊尾岱定河安惟公之躓是也左傳隱十一年犯五不躓前漢叙傳帝昭是也見戒注是也明其是者戒其非也念厥功還公於朝陟於地官且長百僚度彼四方孰樂可據顧瞻衡鈞政柄也將舉以付惟公積勤以疾以憂及其歸時當謝之秋賀門未歸弔廬已萃未燕於堂已哭於次昔我及公實同危事韓文公與馬總俱從征淮西且死且生誓莫捐棄歸來握手曾不三四未得盡情於生前也曾不濡翰酬酢文字曾不醉飽以勸酒蔽奠以叙哀其何能致嗚呼哀哉尚饗

光燄騰上不露平叙之迹○參看鄆州谿堂詩序其義更明

尚書左僕射守戶部尚書

西仲云公與馬僕射為至交故能叙其畢生事蹟一毫不漏其組織鋪排字字古奧但于上下縫接處畧加一二語敲動又覺一氣流行看來仍是作碑銘頌贊筆末自言不曾濡翰酬酢文字味者為無因唐突按史稱馬僕射好學雖官務倥偬未釋書卷論述頗多公詩集中亦有酬和蔡州天平見寄二作則平日以文字相傾倒可知非出于一時賣弄之言凡讀古人文字俱當互相參考如此此尚友之第一義也

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也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計量也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為材音。波。犧尊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

西仲云生死本不足論窮通得失總屬幻景又云即生前以為悲樂者至死時亦不足論○虛起跌出下意俱從莊子大夢

音。波。犧尊畫牛於尊服又以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莊子天地篇百年之木破為犧尊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

大覺等語得來
但脫化得奇如
西仲云犧尊書
黃云云喻文為
身之禍
又云子厚為王
叔文所用亦因
其有時名故以
木災為失身之
喻
又云馬羈猶言
天縱
又云貶後得居
間刻若若天縱
之者然
又云身雖窮而
名益高此其可樂者又云無才之人成羣偏能高取爵位此其可悲者楚釋云人稱公與子

比犧尊於溝中之斷則美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馬羈
惡有間矣其為失性均也
馬羈馬以也章名世馬
蹄篇連之以羈馬
誰記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為斷也血指汗顏巧匠旁
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
之視人自以無前一作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
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
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
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
祭棺前矢誓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服其文悲其遇而允其所託懇懇勤勤不負死友

厚文誼最深余觀墓誌與祭文是不然如曰非我知子子實命我亦然有微意豈退之以柳坐王叔文
黨著江陵寄三學士詩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云云故有不满之意耶

祭河南張員外文 名署

蔣註貞元十九
年冬公與張署
自御史俱出南
方為令明年順
宗即位俱徙江
陵故凡道塗經
涉唱和契濶皆
具此文公方從
晉公討蔡祭其
在元和十二年
八月歟張之行
治則詳於公誌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
韓愈謹遣某乙某甲某乙遣他人也以庶羞清酌之奠祭於亡友故
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
能同詔並時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泥也
余慙也愚而狂年未三紀十二年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
變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讒人公與張以讒貶南
飴方縣今肉飴鼠曰飛生鼠似蝙蝠君飄臨武山林之宰歲弊

○祭張署文撰
述絕奇雖句詰
字奧其叙事則
灑灑一氣如話
不為聲格所縛
佳佳
劉辰翁云公之
奇崛戰鬪鬼神
處令人神眩
楚禪云自古才
子少年相聚輔
以浮誇賈禍賢
如退之不免
又云句法字法
特奇我四君咷
尤曲盡隨馬光

寒。兇。雪。虐。風。饕。餮。顛。於。馬。下。我。泗。君。咷。
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觝。頂。交。跡。下。洞。庭。漫。汗。粘。天。無。
壁。風。濤。相。盪。擊。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颿。也。船。箭。激。南。上。湘。
水。屈。氏。所。沈。汨。羅。沈。二。妃。舜。之。妃。娥。行。迷。淚。蹤。染。林。山。哀。
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上。于。縣。我。又。南。踰。
把。釵。五。蓋。同。小。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
時。遽。變。寒。暑。枕。臂。欵。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
敢。驚。逐。以。我。驟。去。君。云。是。物。不。駭。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
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也。禱。而。憑。余。出。嶺。
中。君。歿。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柳。山。奇。變。其。水。清。寫。瀉。
汨。汨。將。本。砂。倚。石。有。還。無。捨。衡。陽。放。酒。熊。咆。虎。噪。不。存。令。

景。西仲云並遷一處實出望外因順宗立恩赦召至邠州候三月方得江陵參軍之命。上于縣集或上作止。西仲云咆嗥喻號吹之聲令章飲酒儀式也不存故以籌記罰之多也所以謂之放。焚樺云公貞元

十九年與張俱
令南方明年冬
會宿臨武界上
虎入公廐取驢
去驢即所乘之
驢也虎寅屬公
載張語云驢不
駁虎取之則亨
矣不待禱而有
憑也已而順宗
即位皆改江陵
府掾公法曹張
功曹

又云署自虔州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錢倍數經署曰刺史可
為法不可貪官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代罷
西仲云篇中步步細叙其宦途潦倒之况與往來山水之奇離合悲歡之意能令千載而下猶宛然在

不昇孰勸為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
哭不憑棺莫不親單受六升正字通兩柱交似禾稼故曰單不撫其子葬不
送野望君傷懷有隕如瀉淚隕瀉衣也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
及祖考紀德事功與祖考事績齊傳後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矣
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尚饗
公與張同貶廣南縣令同掾江陵一路山岨水惡旅食
虎患縷縷形容而張之負氣嚴正自見詞句瑰麗與祭
郴州李使君相同

目今讀者欲驚欲怒欲笑欲哭所以人不能及至于摘詞做詭練句鏗鏘則創技也

梅亭云第一段
叙幼時孤苦相
依之情
蔣註老成率府
參軍韓介之子
也介二子曰百
川曰老成起居
舍人會無子以
老成為後老成
生湘滂百川死
公乃命滂歸後
其祖介公及會

祭十二郎文公兄會無子以弟介之子老成為後即十二郎也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
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
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
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落魄孤苦未嘗一日相離
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
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
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

介仲卿子至是會介百川皆死故文云吾上有三兄云云西仲云以所報月日不符欲審其實故遲遲若此下文乃能二字可味建中人名遣往致祭故曰遠

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我徐州在張建封為徐州節度推官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陳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乎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為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衰力而髮蒼蒼蒼蒼蒼老也詩秦風兼葭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

蓋情之所及自然流為至文如退之祭十二郎一篇字字是血字字是淚未嘗有意為文而文無不工此所以為奇也梅亭云第三段方言死亡之戚中就聞計時寫出一番疑真疑假情景實從神魂變駭中流出句句斷腸字字嗚咽

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且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強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強者而夭沒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

邵伯溫云文用助字柳子厚論當否不論重複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退之亦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近時惟六一文安東坡三先生知之梅亭云第四段叙病卒時日及喪葬後事叢離寫來件件可痛樊汝霖云斯文

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強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可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也脚氣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

蓋公所謂喜往復善自道者在當時無對後二百年歐陽文忠公為其父作隴岡阡表始足以追配如耿蘭蔣法陸德明經典釋文序論當時語音之訛有言而如靡異則此如字即而字之轉耳梅亭云第五段總束如騷賦黏連吾汝始終一

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空棺葬也下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以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伊潁水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直舉胸臆情至文生是祭文變體亦是祭文絕調○祭

脈 諸同人云有泣 有呼有痛有悲 文誅辭六朝以來無不用韻者此以散體行之故曰變體

絮語有放聲長號以痛哭為文章 郭正域云滿眼涕淚無限傷神情真語真 劉辰翁云讀此文雖千歲之下尚可招魂復起 確士云人世本幻故大悲大歡俱驚疑為夢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歡也文中一段悲也又思念之極則反無夢如迫近耳目則反不能聞見此中自有微理魂不與夢相接此語千真萬真 王聞修云此篇大率皆用助語其最妙處自其信然以下至幾何不從汝而死也僅三十句連用耶字三乎字三也字四矣字七幾字句句用助語矣而反復出沒如怒濤驚濤變化不測非妙於文者安能及此

蔣註一統志鯉 溪在潮州府城 東一名惡溪有 鯉魚身黃色四 足修尾狀如鼉

鯉魚文 數尺末大如箕芒刺成鈎仍自膠黏多於水濱潛伏人畜近以尾擊取蓋猶象之任鼻也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

舉止趨疾口森 鋸齒往往為人 害鹿行崖上鯉 鳴吼鹿大怖落 崖鯉即蠶食 梅亭云第一層 重提先王示以 百物限制之宜 西仲云擲以杖 刺泥取物也民 害二字是通篇 大題目 鹿門云正議發 端便不可犯 梅亭云第二層 通及後王原其

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鯉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烈熾也山澤罔繩擲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鯉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故作緩勢跌出天子高山墜石之勢 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鯉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鯉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鴛

其前時淹居之故
又云第三層重
提今天子責以
不可據處之理
以上論以義攝
以威
又云第四層重
落刺史見不得
不除民害故數
其罪狀
鹿門云前將天
子立大議論此
下專在與刺史
爭上
梅亭云第五層

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恐貌他恐貌現現為民吏羞以偷活
於此邪且承天子命入提以來為吏固其勢爭論不得不與鱷魚辯
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州大海在其南鯨大者數十丈雄曰鯨鵬大鳥也莊子鯤之大不知其
鯨鵬鯨鵬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曰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
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
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
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
史聽從其言也總東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
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
頑不靈而為民受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
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重提命吏導以
去路
又云第六層提
傲命吏不得不
用殲滅故休以
弓矢
又云前半莊嚴
有體後半聲勢
有威風霜之氣
斧鉞之筆凜不
可犯此傳檄體
也故本集無祭
宗
同人云周書大
誥之遺
迂齋云一結絕

從天子說到刺史如高屋之建瓴水史記高帝紀文注
受瓦仰蓋者仰瓦覆瓦之流瓦一路逼拶相排迫也而來到後段運以
雷霆斧鉞之筆凜不可犯○相傳明初鱷魚復來潮州
夏侍郎原吉令漁舟五百隻各載礮灰以擊鼓為令聞
鼓聲漁人齊覆其舟奔竄遠避少頃如山崩龍戰至暮
寂然無聲鱷魚種類皆死於海濱矣前後二公一感以
誠一行其謀並足千古而韓公浩然之氣尤不可及云
○歐公作陳文惠神道碑亦載其擒鱷魚告以文而戮
之事可參看宋陳文惠公堯佐通判潮州惡溪復有鱷
文而戮之其患并息潮人歎曰昔韓公論鱷而聽今公
戮鱷而懼所為雖異其使異物醜類革化利人一也吾
潮間三百年而得
二公幸矣蔣註

似司馬相如論巴蜀文
 何義門云浩然之氣悚懾百靈。誠能動物非其剛猛之謂此文曲折次第曲盡情理所以近于六經
 古者貓虎之類俱有迎祭而除治虫獸鼯龜猶設專官不以物而不教且制也韓子斯舉明于古義矣
 辭旨之妙兩漢以來不有
 王蒼霖云一片肫懇之誠溢于神氣之間自足以動天而感物鱣魚安得不速避哉易曰信及豚魚於
 昌黎驗之

纂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六終

唐韓昌黎一

公名愈字退之南陽人。今河南南陽府屬三歲孤隨兄會名官嶺
 表會卒嫂鄭鞠之。公有祭鄭夫人文七歲言出成文比長通六經
 百家言能文章尤以明聖人之道為志擢進士第署董晉
 宣武節度使張封建度武寧節度使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他日
 立朝手範已畧具一班矣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德宗
 朝論宮市貶陽山令多惠政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遷員
 外郎坐柳澗事又降為博士公才高數黜官時作進學解
 以自慰宰相權德輿李絳奇其才改郎中史館修撰知制
 誥柳子厚與公論史官書即此時也奏議淮西事忤執政
 意坐以事改太子右庶子及裴度以宰相宣慰淮西奏公

為行軍司馬。淮西平。遷刑部侍郎。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移改袁州。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時鎮州王廷湊德將軍反。殺田宏正。成德圍牛元翼。深翼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廷臣往諭。眾慄縮。公勇行。元稹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公曰。止。君之仁。入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眾責之。賊恇汗伏。地亂乃止。歸奏帝悅。轉吏部侍郎。後人稱韓吏部以此。長慶四年卒。時年五十七。謚曰文。後人又稱昌黎。乃宋時所封伯爵也。公為人洞達明銳。與人交。始終不變。成就後學。多知名士。李翱。李漢。皇甫湜。孟郊。張籍。皆從遊其門者。其為學。一以孔孟為宗。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前人所稱。因文見道者也。蓋自東漢晉魏以來。道

惑於佛老。文敝於侈靡。淹沒不振者。蓋數百年矣。公闢邪。抵異。使聖道揭於中天。崇寔黜浮。使斯文返之淳古。可不謂偉與。宋東坡潮州廟碑云。文啟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顏。勇奪三軍之帥。此謂得其生平梗槩矣。此外皇甫湜稱其文曰。茹古含今。渾渾灑灑。凌紙怪發。鯨鏗春麗。栗密窈渺。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歐陽永叔稱之曰。深厚雄博。浩然無涯。唐書稱之曰。奧衍宏深。與孟軻相表裏。而佐佑六經。嗚呼盛哉。八家為唐宋之冠。而公又八家之冠也。唐書傳贊。尤能獨見其大。因附於後。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蠅蠅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

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利以樸，剗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鶩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汜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義，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方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揆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

斗云。

宋東坡以孟子距楊墨，其功配禹。昌黎闢佛老，其功配孟子。固不獨文章爲千古獨步也。蔡聞之云：或謂公生平耐不得困苦，貶竄似非樂天知命者。余謂公見義必爲，全無戀位素餐之態。公初年在京師，如上宰相三書，應科目時與人書，未免有汲汲求進之心。然一爲御史，絕不顧惜，則以諫官市貶陽山矣。既貶之後，量移散秩，如作送窮文，進學解等篇，大有牢騷不平之意。然及其從平淮西作侍郎，優游養望，便可作相。而公則以諫佛骨，貶潮州矣。潮州上表，有窮蹙抑屈之意。然及其再登朝，則又身使盧龍，面折庭湊，更無推托畏懦之狀。公之氣節，屢挫不折如此。所以

爲有唐蓋代人物。而配享孔廟不替也。不然張禹孔光獨無文學哉。

明治十七年十月廿一日出版御届
明治十七年十月出版

校註人

愛知縣平民

石川 鴻齋

東京芝區片門前町二丁目
十四番地寄留

東京府士族

前田 圓

同京橋區南鍋町二丁目
十二番地

出版人

東京京橋區南鍋町二丁目十二番地

鳳文館本鋪

大坂東區唐物町二丁目十九番地

鳳文館支鋪



發兌所

